

人类论

许多年之前前，我结识了一位老基督徒；这位老人虽已年过七十，可是头脑敏锐，身体健壮；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有一颗助人为乐的心；无论谁请他帮忙，他都爽快的答应；有时还没等人开口，他就主动提供帮助；我们全家就从他得了不少帮助：他曾去机场接我们，带我们购物，领我们去医院看病等等。可是，教会中总有些人跟我说这个老人的坏话；据说几年前这个老人赶走了教会原来的牧师，并且打碎了牧师车窗的玻璃。后来我渐渐发现这位老人的确有不少毛病；他喜欢吹牛，喜欢被人奉承，脾气也很大，有时候真的让人难以忍受；这位老人的双重人性使我对他既欣赏又敬而远之。弟兄姐妹，你有没有遇到这类人呢？我想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双重人性；我们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人类论就是透过人的本性来证明神的存在和圣经的真实性；我们这一讲主要是根据帕斯卡所写的“思想录”整理出来的；帕斯卡是十七世纪法国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他在物理学方面的突出贡献就是著名的帕斯卡定律；后人为纪念帕斯卡，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压强的单位；此外，帕斯卡还发明了加法器，这对后来的计算机发明是一个很大的贡献；1971年面世的PASCAL语言就是用来纪念帕斯卡的。人类论是一个很好传福音工具，尤其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现今的文化是以个人主义为导向的；人们可能不太关心神学或哲学问题，但每个人都关心人的问题，尤其是自己的问题；人们可能不相信神的存在和圣经的可靠性，但是他们都相信自己的存在，也想了解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将分四部分来学习人类论：第一，人类的伟大和可悲；第二，世上的学说无法解释人类的伟大和可悲；第三，只有圣经能够解释人类的伟大和可悲；第四，圣经为人性的困扰提供了解决之道；第五，帕斯卡提出的打赌的概念。

第一，人类的伟大和可悲

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承认人类有伟大的一面；人的理性使人高于自然界并且可以管理自然界，因此我们把人说成是“万物之灵；”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一个明证；在帕斯卡那个时代，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许多科学成果就出自帕斯卡之手。然而人也有可悲的一面；首先，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也是脆弱的；当外界的事物使人分心的时候，人的理性就会显得缺乏专注和忍耐，正如帕斯卡说，

“世界超级鉴赏家的理性并不能完全独立地运作，可以不受周围持续的嘈杂声音所影响；用不着大炮的轰鸣声，只要一个风向标或者一个轱辘的噪音就足以吸引他的注意力；当一只苍蝇在他耳边嗡嗡作响时，如果那个时候你发现他的理性不是很健全，不要感到稀奇，因为那已经足够使他讲不出好话了。”另外人的理性能给人带来尊严，也能毁了人的尊严；人的思想往往被一些琐碎的事情所占据，结果不去思想那些伟大的事，就像真理和人生意义等问题；当人的理性被骄傲，情欲，争斗，激情和幻想所影响时，人会变的很邪恶，正如帕斯卡说，“世人在想什么呢？他们在想着跳舞，弹琴，唱歌，写诗和抨击别人等等；他们还在想着打仗，想做国王，却没有想过做一个国王或做一个人是什么意思。”事实上，今天的人不也是这样吗？人们每天都在想什么呢？可能在想学习，想工作，想家庭，想事业，想赚钱和享受等等，可是人们却很少去想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有一个基督徒问他的同事说，“你为什么经常加班呢？”那位同事回答说，“为了攒钱买一部新车；”这位基督徒又问，“为什么要买新车呢？”同事回答说，“为了上班。”攒钱和买车都没有错，问题是如果只把这些当成是人生全部，我们是不会满足的；如果人的思想只在衣食住行里打转转，是不会找到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的。

除了思想琐碎的事情以外，人的思想也可能思想一些不道德的事，就像仇恨，淫念，贪心，骄傲和欺骗等等；然而就连人在道德方面的缺欠也反应出人的聪明才智；比如说，一个公司到处宣传他们对慈善事业的贡献，但他们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关心穷人，而是为了利用媒体来提高公司的声望；他们的广告做的非常成功，尽管他们的动机不是很纯正；人的理性是伟大的，但人却可以利用理性进行欺骗。

人的理性本身是伟大的，可是人因为误用理性又变的很可悲；然而人能认识到自己的可悲，也表明人是伟大的，正如帕斯卡说，“人的伟大来自于知道他是可悲的，一棵树不知道它是可悲的。”当人类意识到自己的可悲时，就会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有限。

帕斯卡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发现了人的伟大和可悲，目的是让人们重新检视世俗的人类学。人类的实际经验告诉我们，人既伟大，又可悲，正如帕斯卡说，“人是一个不寻常的谜！那么奇怪，那么令人震惊，那么没有次序，又那么充满了矛盾！他们是万物的鉴赏家，又是软弱的蚯蚓，是真理的宝库，又是怀疑和错误的污水坑，是宇宙的荣耀，又是宇宙的垃圾！”如果一个人肯反思这个问题，就会发现人类就是一个谜，是世上任何学说都无法解释的。

第二，世上的学说无法解释人类的伟大和可悲

在人类历史上，已经有许多学说尝试解释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没有任何学说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所有关于人类的学说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强调人的伟大，却忽略人的可悲；第二类是强调人的可悲，却忽略人的伟大。帕斯卡那个时代流行着两种哲学，一种是斯多葛派，另一种是怀疑主义；斯多葛派强调人的责任，人对神的顺服以及谦卑的美德；斯多葛派认为人靠自己的理性就可以活出这些道德标准来，结果产生了很大的骄傲，甚至认为人的灵魂具有神性。怀疑主义则

强调的人的无知和理性的困惑；怀疑主义认为人不可能认识任何真理，因此也就不去探索真理，当然更不会委身给真理。这两种人类观，没有一个能充分地解释人类的实际状况；斯多葛派承认人的伟大，却否认人的可悲，因此陷入了骄傲和狂妄；怀疑主义承认人的可悲，却否认人的伟大，因此使人陷入了沮丧和无望；这两种人类观也不可能综合成一个观点，因为它们是互相矛盾，互不相容的。其实世上所有的人类论没有一个能解释人类的伟大和可悲的：自然主义把人看成是宇宙中的零件，不可避免的会导致虚无主义；虚无主义就是否定一切：否定知识，否定道德，否定美，否定真实；进化论认为人是动物进化来的，不可避免地贬低了人的伟大；东方泛神论和西方新纪元运动把人当成是神，过度高举了人的伟大。

第三，只有圣经能够解释人类的伟大和可悲

为什么世上的学说无法解释人的伟大和可悲呢？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既使是在人堕落之前，人的理性也是有限的，更何况是在人堕落之后呢？人的理性所产生的学说都歪曲了真理。人要获得整全的真理，只有透过神的特殊启示；神的特殊启示就是神所默的圣经；圣经告诉了我们人性之迷；圣经中创造和堕落的教义解释人类的伟大和可悲；人之所以伟大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创造的，正如创世纪 1:26-27 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有神的形象，而动物却没有。人之所以可悲是因为人堕落了，正如罗马书 3:23 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而即使在人堕落之后，人仍然没有失去神的形象，正如创世纪 9:6 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虽然人类堕落以后没有失去神的形象，但却扭曲和损

坏了神的形象；尽管如此，神的形象在人身上还是可以被辨认出来的，这就是人之所以伟大的原因。由于人的堕落，人变得很可悲，但人还没有可悲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我们说人全然败坏，并不是说人不能做任何善事，也不是说人变得毫无价值，否则耶稣也不会付那么大的代价来拯救我们了。由此可见，人是活着矛盾当中，人有伟大的一面，也有可悲的一面；这不是说人有两个灵魂，一个是善的，一个是恶的；而是说人具有伟大和可悲的双重本性；比如说，天真的小孩会变成恶棍；患难与共的朋友会成为见利忘义的小人；山盟海誓的情侣会变成冤家路窄的仇人，我们怎么来解释这些矛盾呢？世上的学说无法解释，只有圣经能给我们最合理的解释：因为人堕落了。

帕斯卡认为，一个令人信服的宗教必须能解释人的双重本性。尽管人的可悲已经成了人的第二本性，但人类仍然保留着伟大的第一本性；人的双重本性是哲学家无法调和的，只有基督教给予最好的解释：人的伟大就是人原始的，没有堕落以前的状态；人的可悲就是人堕落以后的状态。我们如何知道人有堕落以前伟大的本性呢？帕斯卡认为，人不会失去从来没有拥有的东西；人类之所以能意识到自己堕落后的可悲，乃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享受过堕落前的伟大；帕斯卡说，“要点就是，如果人从来没有堕落，他将在天真无邪的状态，信心十足地享受真理和幸福；如果人除了堕落没有别的，他将不会知道什么是真理和幸福；然而，像我们这样可悲的人，尽管得不到渴望的幸福，却有幸福的观念；尽管察觉到真理，但拥有的却是虚假；所有这些可悲的实例都证明了人的伟大；那是一个伟大的国王的可悲，一个被罢免的国王的可悲。有谁会因为他不是国王而感到可悲呢？除非是一位被罢免的国王。没有人会因为他只有一张嘴感到可悲；可是只有一只眼的人会感到可悲；没有人会

因为没有三只眼而忧愁，可是一只眼都没有的人会受很大的苦；换句话说，人之所以可悲是因为我们该拥有的被剥夺了。”

有些人可能会说，人可悲可能是因为想拥有那些我们不可能拥有的，比如说，我们可能希望像鸟儿一样能飞；然而，我们之所以会有这个非分之想是因为我们对自己堕落后的本性和能力的递减感到不满。事实上，在亚当和夏娃在堕落前，他们是不会因为不能飞而不满足的；如果一个人自然的能力可以得到完全的发挥，他就不会渴望拥有超自然的能力；一个人之所以想做超人，可能是因为该拥有的能力被剥夺了；人们因为失去某些东西而受的苦，远远大过因为从来没有拥有某些东西而受的苦；人类多少都保留了一些未堕落前的状态，因此，我们会为着堕落后失去的东西感到痛苦。

帕斯卡的人类论的逻辑如下：

1. 人类具有两种本性，：伟大和可悲
2. 人类的伟大和可悲需要被解释
3. 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和人的原罪的教义给予了最好的解释

有些人虽然也承认人的伟大和可悲，但是因为找不到解决之道，就不再去思想这个问题，从而逃到怀疑主义当中去了；怀疑主义对人生是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帕斯卡认为世上的学说之所以不能给人满意的答案，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人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因此不能对症下药。正如医生的误诊会导致令人失望或灾难性的后果，同样，世上的学说因为对人性不了解，也会使人失望进而走向怀疑主义；要解决怀疑主义者的问题，必须告诉他们圣经对人类的观点。

怀疑主义导致享乐主义的人生态度。针对这点，帕斯卡给予了挑战；帕斯卡所挑战并不是正常的娱乐，而是一种游戏人生的态度；怀疑主义者因为想不通，也不

愿意思想人的问题,于是就逃到享乐主义中去麻痹自己;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感到头痛,他可以吃一些止痛药来止痛;可是如果他的头痛是因为脑瘤引起的,那么无论吃多少止痛药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所需要的是去看医生;止痛药只能带来暂时的缓解,可是也遮盖并耽误了他的病情。同样享乐主义者也想用世上的快乐来麻痹他们的可悲,可是这种麻痹使他们更不愿意思考人生的问题,结果他们会变的更可悲。帕斯卡说,“消遣会拦阻我们想到我们自己,从而不知不觉把我们领到灭亡;因此,消遣应该使我们感到很无聊,无聊会促使我们去寻找更好的逃避方法,然而消遣只会打发我们的时间,并且不知不觉把我们带到死亡。”

第四, 圣经为人的可悲提供了解决之道

圣经不但告诉我们人性可悲的原因,而且也为人类的可悲提供了解决之道。圣经中的救赎论告诉我们神如何解决人的可悲和恢复人的伟大。为了在无限圣洁的神和有限不洁的人之间搭一坐桥梁,神就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于 2000 多年前取了人的样子来到世上。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子,并没有失去了他的神性,而是在神性中加入了人性;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虽然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他却没有人的罪;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对救赎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的人性使他可以成为人类的代表,他的神性使他的救赎足以让所有人来享用。帕斯卡有一句格言,

“耶稣是神,所以我们可以接近他而没有骄傲;在他面前,我们也可以谦卑自己却没有绝望。”

帕斯卡呈现给人们一个新的观念,那就是我们是被罢免的王室成员;当我们诚实地看自己或者别人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自己里面既有伟大的成分,也有可悲的成分。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假如你去参观一个画展,你发现一幅很奇怪的画;这幅画很难用美来形容,因为画面上有非常杰出的地方,也有严重的缺陷;你很纳闷

为什么杰出和缺陷同时存在于这幅画呢？画家到底是什么用意呢？正当你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画廊的一位工作人员走了过来，他告诉你这幅画是一位著名画家所画的，但是因为曾经被人偷走过，所以有些地方已经被损坏了；这时，你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这幅画；即使你没有见过这幅画被损坏之前的伟大和美丽，但是你透过这幅被损坏的画却可以看到原始创作的痕迹；这幅画的历史背景帮助你了解了它的奥秘；照样，要真正明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必须在人的被造和人的堕落的背景下来看；要解决人的困扰，只有藉着基督的救赎。一幅受损的画不容易完全恢复，一个破裂的瓷器似乎可以被考古学家恢复的天衣无缝，可是仍然免不了有微小裂痕存在。我们的神是最伟大的艺术家，他可以藉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把堕落的人恢复成神的形象，正如以弗所 2:10 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这里的“工作”这两个字应该翻译成“艺术品。”

第五，帕斯卡提出的打赌的概念

帕斯卡提出打赌这个观念，并不是为了要证明神的存在，也不是针对所有的人，而是针对那些对宗教漠不关心的人说的。帕斯卡认为，对于神的存在和基督教的真实性，往往不是诉诸于人的理性就足够的，还要挑战人用意志来决定；打赌很类似布道会结束前的讲台呼召。帕斯卡建议了两个可能的选择：第一个选择是，相信神并且委身给神，他指的当然是基督徒所信的神；这个选择只有两个可能的结果：人的信仰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如果一个人选择相信神，而神实际上也是存在的，那么他或她就得到了永恒的利益，就像永生等等；如果一个人选择相信神，但是神实际上并不存在，那么他也没有失去什么。第二个选择是不相信神；这个选择也有两个可能的结果，人的信仰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如果一个不相信神，

而神也是不存在的, 那么这个人也没有得到什么; 然而如果一个人不相信神, 但神却是真实存在的, 那么这个人就会失去一切, 永远经历地狱的痛苦。在这四种可能性当中, 就算以人的得失利益来看, 选择不相信神也是最不明智的, 而选择相信神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人类的伟大和可悲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除了圣经以外, 没有任何学说能解释人的伟大和可悲, 更不用说解决人的可悲。圣经告诉我们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 人的可悲是因为人的堕落; 人活在这种矛盾当中是不会得到真正幸福的; 只有藉着相信耶稣基督, 人类的可悲才能得到解决, 人类的伟大才能得到恢复。帕斯卡并没有系统地形成他的人类学辩论, 只是在他的“思想录”和其它著作中提到过一些人类学的概念; 教会应该把这个属灵遗产继承, 发展并应用在我们的护教学上。只有基督教真正明白人性, 只有基督教能真正解决人性的困扰, 也只有基督教能恢复真正的人性; 下一讲, 我们要学习神迹论, 愿神赐福于你!